



缅怀我的导师侯宽永

普通外科研究生 穆颖

2014年7月21日晨6点17分,我最亲爱的侯老师,永远的离开我了。

重发此文,缅怀我的导师。每一件事,依旧历历在目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在三院通向学校的后门处,曾经摆着50周年院庆的纪念海报,那堆大牌子里,有一张照片,侯老师大步流星从眼科楼门口走下,迎着朝阳,意气风发。

我不敢想,那么精神的侯老师,怎么就忽然变成了在床上躺着,没有知觉的样子。

侯老师刚病倒的时候,很多人都纷纷发文回忆侯老师。作为跟随了他三年多的弟子,也许我是最有发言权的,可是我却忽然无法完整的想起任何一件关于侯老师的事情,直至今日才几经斟酌,发出这样一篇浅薄的文章,诉说我对他的崇敬与思念。不是我薄情寡义,而是侯老师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平凡自然,让我甚至没有意识到,这位老人原来为我做了那么多。总以为来日方长,我都没来得及和侯老师留一张合影,都没有留下什么纪念的东西,好歹我也是做了侯老师三年的弟子啊,我挺恨自己的。

最开始认识侯老师,是实习开始后不久,他派人放出风来,想要在我们级招收一个女弟子,跟着他干乳腺。我找了他好几次,他不是在手术,就还是在手术,晚上八点半也还是在手术,于是我跑到门诊去堵着他,发现侯老师看门诊看得好慢,上午的门诊能一直看到下午,我等的不耐烦了,就中途敲门进了他的诊室。进去就看到他很不高兴的样子,生硬的问:“你是谁?你进来干什么?”后来我才知道,侯老师对病人很好,非常讨厌托关系加塞的人,当时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了这种人。

我战战兢兢地说:侯老师,不好意思打扰您看门诊,我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您-----我是01级的八年制学生,马上就要选课了,我听说您想要一个女生跟您搞乳腺,我很感兴趣,想进一步和您了解一下情况-----我的话还没说完,就着侯老师两眼开始放光,大力拍着我的肩膀说:你先出去等我一下,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!说着就把病人推出门去,然后拉给我一个凳子,blablabla说了很多-----我很汗颜。

我估计那天侯老师的门诊可能一直看到了晚上-----后来我就时常逃实习,逃上课跟他出门诊,每次他都要批评我,说你该去上课,安排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就该做什么。然而他还是很高兴我来跟他出门诊,每个病人都要让我亲自摸一摸,后来还带着我去钼靶室和B超室,给我讲片子,对我说,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作范围了。

这期间还发生了很多很多事,我也经历了一些摇摆和抉择,然而他的执着和诚恳终于促使我下定决心投身外科事业。

再后来他就带着我去上手术。那时候还是在老一病区15病房,手术之前,中午他拉着我七拐八拐弄到三院食堂请我吃了一大碗面条。他脸上洋溢着兴奋,说,“那个

啥,我就喜欢吃面条!”我至今还记得他这个喜形于色的夸张表情。然后下午上手术,他本意是为进一步培养我对乳腺专业的兴趣,结果我第一次看到那成堆的脂肪,混着电刀烧灼脂肪夹杂血腥气的味道,胃里一阵翻腾,差点把面条都吐出来,还险些因此对乳腺外科产生了心理障碍。

再后来,我这个实习生居然能站到乳腺腺改良根治术一助的位置(虽然只有一次),再后来他四处对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,搞得教育处对我很不满,多次警告我说不要试图搞小动作,否则就要给我点颜色看看。

选课那天,结束后又去门诊等候侯老师,想和他汇报一下嘛。他出门一看见我就像象朵花似的,然后努力装作很认真的样子说:他们有没有告诉你,我们不要你了啊?我哪知道道德高望重的侯老师也会开玩笑,信以为真,聊时吓傻了-----然后他赶紧安慰我说,别紧张别紧张,我逗你玩的,我连课题都给你想好了!后来接触多了,我才发现其实侯老师是个很有趣,很爱开玩笑的人,连手钼靶声都是很时尚很卡哇伊的那种,实在不符合他的年龄。后来尽管大家都觉得他很严肃,都很敬畏他,唯有我每天嬉皮笑脸地和他说话,没个正形,一直闹到侯老师举着手过来,说,你这孩子,该打屁股-----

三院外科盛传着一个关于侯老师的轶事,据说,是当年雷领导博士毕业那一年,有一天,侯老师忽然风风火火去找雷雷,拍着他的肩膀,特别着急又特别关切地说:啊,玉涛啊,你不是快要答辩啦?抽空把你的博士毕业论文给我看看,我帮你仔细修改润色一下!咱们这一次一定要发一篇好文章!然后只见雷雷特别镇定地说:侯老师,您忘了么?我一个月以前就已经答辩完了!

我强烈怀疑其中过分运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。但侯老师确实是见我一次就特别热情地跟我讨论一次我的课题,还总以为自己是第一次说。大家都说侯老师年纪大了,记性不好。可能还把这个笑话当作取笑侯老师的话题。现在想来,很不是滋味。

刚成为研究生的第一个月,侯老师就找我谈心,并和我约定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三下午两点到他办公室,我们爷俩一起聊一聊,总结一下上个月我的学习生活情况等等。在我身边的所有的研究生中,能做到这样的导师唯有他。

到普外科的头三个月,我都是在乳腺组,进组以后才发现,侯老师在工作上的要求非常严格,比如我每天早上必须自己先看一遍病人,每个病人的引流量和详细的化验结果我都必须记并在查房时汇报,事实上是他每天都早于我先转了一圈病房了,所以总能揪出我含糊其辞耍小聪明的时候。至于漏写病历号或者写错病变方向这样的事情,如果被我发现,不用他开口,我就可以先自觉的去跳楼了。

有一段时间组里没有主治干活,侯老师倒是很重用我,几乎把乳腺组的大小事宜都交付给了我,搞得大家都称呼我为“伪二线”或者“代主治”。但是琐事多啊,出错的

机会也多,而侯老师的要求更是太多太多,于是我常被骂 Qd,偶尔 Bid,赶上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挨骂 Tia,那段时间每天都绕着侯老师的办公室走,绕不开也得捂着脸。最夸张的一次是龙哥签字手术记录时字迹潦草,结果侯老师指着把我也骂了一顿,说虽然你现在写病历我还认得出来,但是他那样是不对的,我不批评你你可能就会变成他那样-----我真是躺着也中枪啊!!

上手术的时候,侯老师常常比我进手术室还早,没事做的时候就盯着我刚消毒铺巾,这简直就是一种慢性应激,脱碘时有一些没脱干净都不行,会把病人的皮肤烫伤,巾钳必须碰到无菌单下面,电源线不许缠在钳子上,等等,这些现在都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动作。还有和其他科室联合手术的时候,如果他科关皮,有时候我就溜了,然而侯老师一直守着,他说,我的病人没下台,我怎么可以走!尽管由于侯老师的“事多”,很多人觉得他太刻板教条,但是不得不说,我就是在跟着侯老师学习的过程中,养成了严谨的作风。我的外科学基本功很多都是被侯老师磨出来的,不敢说精湛,但绝对规范。

和侯老师去出门诊也是这样,每一张化验单上都必须写明主诉和简单的查体,如果触及乳腺肿块必须附图,他和病人的交流很多,所以门诊自然看得慢,最夸张的是如果他认为摸到了肿物,超声就必须看出来,如果超声在相应位置没有提示,他就会亲自带着病人去超声科,让超声科大夫当着他的面再做一次,久而久之,每个超声科大夫只要见到侯老师出现在超声科,或者听见侯老师的大嗓门传来,都会先不由自主的哆嗦一下,恨不得四散奔逃,后来我才知道,影像科和病理科大夫对侯老师的印象也是这样,风风火火,可怕至极!然而,按照这种效率看到中午十二点,他总是会赶我去吃饭,不走都不行,他自己则继续出诊到一点,再回办公室泡方便面,后来找工作的时候,有次侯老师说出诊回来给我写推荐信,则把泡面泡上我就来了,他坚持说我的事情为先,于是他举着一指禅在电脑前敲了一中午,方便面泡成了面饼,他还吃的很开心,让我觉得很心酸,因此我总是想着要给侯老师买一些吃的放在办公室,以免他总是吃方便面不健康。可是由于我的懒惰,迟迟没有实施,后来他病倒了,我也失去了这个机会。

前面说了侯老师对我很严厉,然而侯老师也确实比较维护自己的弟子,并且对这一点毫不掩饰,按北京话叫“护犊子”。

某一天早晨,一个不是我管床的病人,因为病理报告单上名字打错了一个字,家属闹后来大闹病房,这事本和我无关,只是因为我好心想帮他,他就把我当成了发泄对象,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了半个小时,还叫嚣说要打官司,“给我十万我就走,不然后我就赖上你了!”我很委屈,眼泪都在眼眶里转了,可是没人帮我出一句话。

后来侯老师过来了,看到我被他欺负,便冲过来,用手指病人家属说:来来来!病人家属一看是个大佬,就屁颠屁颠的过去了。侯老师用手指向门口,慢条斯理却又铿锵有力地说:你不是想要投诉么?来来来,我告诉你投诉的那个门怎么走。你记住,我叫侯宽永!你快去投诉吧!别在这里胡闹!然后他过来,拍拍我的肩膀走了,什么都没说话。

后来病人家属就去把侯老师投诉了,我安然脱身-----

这已经是第二次,在遇到冲突的时候侯老师跳出来维护我,很感谢他。

我在外科轮转期间,遇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,就是值班时在哪里睡觉。我不愿意和护士们一起睡,因为我进进

出出次数太多,小灵通就像热线,影响她们休息,我过意不去,而男休息室其实也不欢迎我,很多时候我都被迫四处找地方拼椅子打地铺。我从未向侯老师提过这件事,但是有一天侯老师就把我的办公室钥匙给我配了一把,说:“你以后没有地方去的时候,可以在我办公室休息。”我觉得侯老师还是比较细心的,这把钥匙,至今还挂在我的钥匙串上,被我迷信的当成护身符。

还有一次,我们和成形科联合手术,乳腺癌改良根治+同期 TRAM 皮瓣乳房重建。因为患者有剖腹产史,下腹皮下粘连带很重,手术不顺利,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做到了晚上十一点半,乳腺组的人做完乳腺根治就下台了,换成成形科的人接着上,成形科有两组人交替去吃饭,只有我作为主管医生自始至终都陪在台上,没吃没喝没上厕所一整天,越做越绝望,我以为侯老师早就回家了,晚上十点半,他忽然又冲进台里,大声对成形科大夫说:李比啊,你还用得着她不?(用手指我),我可不可以先把她借走?李老师说:没问题,手术都做完了,让她去吧!侯老师顿时风风火火把我拖出手术室(真是拖出去的!),然后趴在我耳边特别神秘又特别得意的说:其实我就是叫你下来吃饭的!都饿了一天了,我给你留了一份饭,放在我办公室了,快去吃!我当时心里那个感动-----

还是在组里,有一天我忽然发作右下腹痛,一阵一阵的,还挺严重,疼得直不起腰来,干活的时候便抱怨了几句。侯老师正在给等待手术的病人作标记,然后像哄小孩一样拍着我的肩膀把我推到刷手间,说:乖,不是阑尾炎!别闹了,快去刷手去!”我心里还有点不快,以为他只关心手术,不关心我。

后来我下班准备走的时候,侯老师忽然叫住我说:“你的肚子还疼不疼啊?如果不舒服应该做个B超检查一下啊。自己的身体很重要,千万不能耽误了。”他一直在关心我,可是他自己的病却一直都没有检查,就谈到这个程度。

2007年12月7日,我因为左卵巢巢液性囊腺瘤接受了手术。

因为要请假,术前和侯老师提过一次,他也没有太多的表情。我以为他不是很关心,或者说是不好意思关心。可是手术那天,他是麻醉苏醒后看到的第一个人,或者说,是侯老师把我从麻醉中唤醒的。

恢复意识的时候我已经在 PACU,就听见侯老师的大嗓门由远及近,很吵,把我吵醒了。我努力睁开眼想看看是谁这么大声说话,朦朦胧胧就看到侯老师挥着双手冲进来,一边指着我的床位问护士:“是她吧?”一边冲到我床边。我耳边顿时充斥着侯老师聒噪的声音:“醒了吧?手术挺顺利的啊!瘤子是良性的!我已经看见病理了!你放心吧,你好好休息啊!疼不疼?-----”

我那时刚拔了气管插管,意识还不是很清楚,肌松残余,说话的力气都没有,脸上都是泪,无意识的乱动,血氧掉的一塌糊涂,头顶上的监护叮叮当当的报警,侯老师忽然就不说话了,然后我就感觉一双大手伸过来轻轻的慈爱的摸我的头,拿东西给我擦脸。那一瞬间我心里有股暖流。

确实,手术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。回忆起自己刚做完手术的时候,各种模糊的记忆,时间一秒一秒却又大断雪白的跳跃过去,每个景象都是片段,只有靠呼唤才能回到现实世界。

所以后来在侯老师被推出手术室,见到插着管没有意识的他那一刻,我就想到了当时的自己,多么需要这样一个声音。

时间飞逝,后来我就毕业了,由于种种原因,我最终

没能留在三院。

毕业前我们爷俩最后一次交心,侯老师第一次说出了对我的评价,原来他如此喜欢我,原来他对我评价如此之高,从最开始认识我开始,就感觉我的性格很开朗,办事很干练,感觉很适合做外科大夫,让他很欣赏。当时他便承诺五年以后一定要留下我。

他说:“我说过,你还记得么?”我说:“那些我都记得,我一点都没有忘,您和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,我都记在心里。”

他说:“外科大夫必须要有决断的魄力,优柔寡断做不好外科大夫,当时有好几个女生来我这里报名,我把她们都拒绝了,因为我觉得她们没有外科大夫的感觉。现在看来,我选择你是对的,你对工作还是比较认真的,而且办事利落,不脱泥带水。咱们爷俩认识4年多了,我对你批评的多表扬的少,因为我怕你骄傲。但我应该表扬你,你以后要继续保持,你会是个很好的外科大夫。你不要放弃,你真心热爱这个专业你就会做的很好,真心热爱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,你有这个能力,虽然不是在我这里,但是我还是会关注你,以后我就不是你老师了,咱们是同行。”

临走的时候,我很诚恳地说谢谢您,他说:“你谢我做什么?”我说:“您是我的导师,这几年您对我帮助很大,所以我真的从心里很感谢您。”

但是他大手一挥,说:“你不要感谢我,你应该恨我!我没有帮助你什么,都是你自己正在努力,我对你做出的承诺没有兑现,你应该恨我!”

那一刻,我居然眼睛酸酸的。转科三年,多苦多累,只有我自己知道,可是,这三年,我没有因为苦累流一滴眼泪,侯老师,我没有令您失望。

找工作过程不是很顺利,女生在外科系统是处处受歧视的,很多医院都单纯因为性别原因就拒绝我。因为受了太多的打击,我有过丧失自信心的时候,最后基本已经放弃外科的工作,转而考虑麻醉和ICU,然而这次谈话以后,我忽然重新拾起了对外科的渴望,我还是放不下,当初的那个信念,而且为了侯老师,我也要坚持下去。

再后来,便是科里的年会,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侯老师喝酒,喝的我哭到失态。

2009年3月21日,侯老师突发脑卒中,脑梗,他昏迷的那一个月,我放下了所有的事情,每日守着他,为他翻身拍背,擦屎端尿,像亲生女儿一样伺候他。只为了在我最虚弱的时候,他所表现出来的焦虑。

有人说我像美剧《Grey's Anatomy》里面 Cristina 的感觉,那种干练而有个性性格,仔细想想,确实很像。大概在别人眼里,我脾气不好,说话太直,也不会溜须拍马,并不讨喜。我确实是一个很独立,很要强的女孩,表面上很倔,其实只是嘴硬而已。Cristina 在腹腔镜操作技术中赢得了主任的沾沾自喜和打结输给主任的不甘,我都感同身受,在她背后也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委屈和压力。Cristina 手术后大哭的那一集,我一直也跟着她哭。虽然经历不同,但是那种非常无助,非常不甘心的感觉是相同的。很多人都对女外科大夫很不屑,是的,也许女生看起来可以有一些特别,但是我从没有利用过这种特权,我从没认为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,我一直也在和男生们,甚至比男生们还高的标准在要求自己。

在三院做住院医师,就是很痛苦的,那三年真的很苦,没有人安慰,只有好好学习的信念在支持着我。我就是想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,所以一直在坚持。在我数次想要放弃的时候,都是侯老师给了我力量。每次见到他,看到

他慢条斯理却那么坚定的眼神,我积攒多日的不快,对于自己能否坚持下去的质疑,便全都分崩离析,每次在自己即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每次看到这个总是对我笑咪咪的可爱的老人,我就告诉自己,一定能坚持下去,一定要坚持下去!

再后来的事情就是现在了。我经历了毕业,工作,感情的波折,成家立业,然而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信念。我想这也是侯老师所希望看到的。我真的怕自己就这么闲散下去了,我不是怕自己累着,我是怕自己死于安乐。

2009年的教师节,我带了好大一束花,回三院看望还在住院的侯老师,这是五年来,我第一次在教师节有所表示。护士们,还有港哥看到我,都没想到我会出现,都说,侯老师有福,招来了我这么一个有情义的弟子。其实,我觉得我和侯老师之间的付出是相互的。虽然不像某些师生之间那么亲密无间,但我们俩都会在关键时刻给对方以支持。

就像我在伊甸园美剧论坛上留下的一段我对 G.A. 的评论:“我不想念 Burk,但是我同情和共鸣于 Cristina 的感受。”

看她哭的时候总让我想起我的外科学导师。一个对我很严厉,甚至有点苛责的老头,但是关键时刻总是可以 back one up。在我毕业前夕他老人家患脑瘤脑卒中,脑梗,昏迷28天,险些离我而去。

现在,他虽然苏醒,但瘫痪了,我也毕业去了另一家医院工作,再也没有人如此痛快的骂我,再也没有人肯带我上手术,教我技术,再也没有人 back one up。

我也好怀念,那个待我如同父亲一样的老人,那段有人数落我,教我手术的日子。

所以,我觉得,Cristina 的痛哭,她对 Burk 的怀念,无爱无情,确实不甘这种形如鸡肋的生活。”

后来,经过一段短暂的平稳期,侯老师的病情又开始进展,5年里,隔三岔五我就听说,他又住进了 ICU,他又出院了,他又病危了,他又缓解了-----次数多的,似乎我都开始麻木。

有一次我混进三院 ICU 去看他,那时我们爷俩已经快2年未见,在脱水后的清醒期,我进去喊侯老师,在他用偏盲的视野看向我这边时,他的眼神忽然一亮,他说不出口,但他几乎是立刻拉住了我的手。我一时语塞,不知道该说什么,我看着他,他看着我,我就这样在他床旁无语的站了一个小时,他就是一直拉着我,不松手,我知道他有千言万语要嘱咐我,可是他表达不出来,我也有千言万语想告诉他,可是不知从何说起-----

2014年7月21日晨6:17,我最亲爱的侯老师,终于永远的离开我了。

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阴霾的清晨,那一刻我自认为还比较平静,我自认为经过这么多年,经过了这么多次心情的大起大落,我已经能够淡然的接受这个事实,我甚至都没有感觉到悲伤,但我的眼泪忽然就开始籁籁掉落,刹不住闸。旁人惊诧的看着刚刚还很好的我忽然开始无声的泪流满面。

5年多了,您也受了不少苦吧?您那么要强的一个人,如今终于解脱了,一路走好,我的侯老师,愿您在天国幸福,安康,请您放心的离去,弟子会努力收起悲伤,继续做好您传承给我的事业,继续传递您的精神。我知道,您一定能看到。

一日为师,终生为父。仅以此文,感谢和祝福我的导师——侯宽永。

